

将一根白发置顶

◎张军霞(河北巨鹿)

整个上午,我都在电脑前忙于工作,眼睛有点酸,我把视线转向阳台上那盆郁郁葱葱的铜钱草,阳光透过玻璃窗倾泻满屋,就在视线转换之间,我发现肩膀处有什么东西在发光,闪了一下就不见了,我不甘心,以为头发上沾了碎纸屑一类的东西。

经过一番穷追不舍地寻找,我发现这是一根隐藏的白发。我把这根白发拔下来,发现它足足有十几厘米长。人到中年,这不是我第一次在头上发现白发了,但往常的白发没有这么长,也往往是黑中带白,而这根白得彻底,我把它放在笔记本电脑的黑色键盘上,它显得格外醒目,我不由也跟着心惊:“是从什么时候,我有了这么长的白头发?它是直接长出来的白色,还是在不知不觉中黑变白的呢?”

为了解决心中的疑问,我专门上网查找资料,终于得到答案:“白发一般是从发根开始逐渐变白。”也就是说,这根头发变白绝非一日之功,而是“潜伏”和“蓄谋”已久。这就像变老,也是一个逐渐的过程,我们往往难以察觉,直到有一天,身体发出了某种信号,才不由一声长叹:“这是什么时候的事?我竟然这么快就老了!”

不久前读丰子恺的《渐》,老先生在开篇便写道:“使人生圆滑进行的微妙要素,莫如‘渐’,造物主骗人的手段,也莫如‘渐’。”是啊,几乎所有的变更都是渐进的,正因为这个过程是缓慢进行的,才更容易被我们多数人所忽略。

如此看来,我在电脑前工作久了眼睛不舒服,不只是屏幕的缘故,我的视力在“渐”变中也一天天不如从前了;我原来回家爬六层楼没什么感觉,现在爬到一半就不得不停下来歇口气,我的腿力也在“渐”变中慢慢不如从前了。我尤其记得女儿小时候最喜欢让我抱,一直到七八岁了还习惯每天让我抱起来转几个圈。有一次我不舒服在床上躺了几天,再起来时居然抱不动她了,女儿也在“渐”变中长高了、变重了!

我周末常陪母亲到公园散步。家到公园很近,步行十分钟就到了。不知从哪天开始,母亲渐渐跟不上我的脚步了,我需要停下来等她的次数越来越多。再到后来,她因为腿疼再也无法完整地走完这段路,我只能开车带她去公园,由散步改为散心,母亲也在“渐”变中一天天老去了。

孩子“渐”变为青少年,青壮年“渐”变为中年,老年则继续向着更老的方向“渐”变,时间从来不曾饶过谁。既然如此,我也不必再为这一根闪现的白发徒然伤感了,从这一天开始,我把这根白头置顶在心头,时时提醒自己,要活得有趣。还好,人身上有一样可以不老,那就是心,保持一颗年轻的心,就不会轻易被岁月打败。

多年婆媳成母女

◎张祎洁(河南平顶山)

街边村头往往有这样的场景,几个老太太或小媳妇儿说着婆婆和媳妇的长长短短。一说起婆媳关系来就苦大仇深的,因同爱一个男人而结缘的两个女人却大多成了天敌。但在我的心里,想起婆婆却是温暖而亲切的。

婆婆不是一个热情的人。第一次去婆婆家,我既没有喝到农村风俗里的鸡蛋茶,更没有收到城市礼仪里的见面礼。甚至连句暖心的话都没有,不由觉得受了冷遇。心里就有些忐忑:结了婚这婆媳关系该怎么处呀?

婚后第一次回老家,婆婆仍是淡淡的。老公提前有交代,爱屋及乌,装咱也得装个好媳妇样。吃了晚饭我抢着去刷碗,“农村水凉你不习惯”,婆婆低低的一句话却让我心里一热。晚上躺在晒得暖腾腾带着阳光味的被窝里,突然觉得有了家的味道。

有儿子以后,婆婆时不时来住上一段。她怕我工作忙,常常趁儿子睡觉的时候熬上稀饭,淘好菜,但她不习惯城市的生活,厨房常常被弄得一地鸡毛,我也从不介意。婆婆见我也还好相处,没事的时候常给我讲她的过往。1942年河南大旱,为了活命,才几岁的婆婆被她的父亲一个挑子从襄县挑到宝丰当了童养媳。年幼的婆婆常常拾柴割草干了一天活却吃不饱饭,后来那家的儿子因打架死了,婆婆这才又被卖到我公公家。公公一家都是善良人,1944年日本人打到宝丰,公公一家逃亡投亲也没丢下婆婆。

解放了,像歌词里唱的,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”,婆婆唱着歌真切地感受到了穷人翻身做主人的喜悦。她极重视孩子的教育,无论再忙再累都先让孩子写完作业再干活。言传身教,她把六个孩子都送进了大学,孩子们参军提干的提干,经商的经商,一个个都成了社会的栋梁之材。听着听着,我不由对婆婆产生了满满的敬意,也从婆婆朴素的话语中悟出了很多道理。勤劳上进、坚强智慧,婆婆不正是中国最广大劳动妇女的化身吗?

在城市待一段后,婆婆不放心年迈的公公,要回老家,但又常常想念我们,于是我们就趁周末回去看望他们。回去常听街坊邻居说:“恁娘说你最孝顺啦,恁娘说你最会教育孩子啦……我听着脸都红了,这传于邻里的名肯定是婆婆宣传的。”

那年冬天特别冷,我看婆婆衣服穿了一层又一层,就想给她买一套轻暖的羽绒衣裤。趁着婆婆来市里,我带她去了商业大楼,节俭惯了的老人料想不到一身羽绒衣裤要600多块钱,死活不让买。这时过来两个老太太,一个说这么贵的衣服肯定是闺女舍得给娘买,另一个老太太拉着婆婆求证我是闺女还是媳妇?婆婆笑着说是闺女。那一刻婆婆脸上笑开了花。

多年婆媳成母女,诚然如是!

树上的村庄

◎程中学(河北张家口)

树上的村庄,便是鸟的天堂。

还记得在我故乡屋后的那片树林里,一年四季都住着不同的鸟。差不多每棵树上都有鸟儿筑起的“安乐窝”。那些鸟巢形状不一,大小不同,但都精致好看。无数个这样的鸟巢聚在一起,就形成了鸟儿们久居的村庄。它们日出而作,日落而归,日子过得简单而纯粹。

每天天一亮,鸟儿们便从它们的“安乐窝”里飞出来,飞向远处的田野、山间,快乐地觅食。它们衔着食物不停地从树林里进进出出,一副勤劳欢快的样子,“早起的鸟儿有虫吃”,它们以实际行动告诉人类“一日之计在于晨”的道理。

那时候,我只要一有空,就坐在树林对面的小山坡上静静聆听鸟儿们的叫声。“叽叽”“喳喳”“叽叽喳喳”“啾啾”……声音或高或低,或长或短,仿佛在开一场音乐会。听吧,“唧唧啾啾”是画眉婉转悦耳的叫声;“啾啾啾”曼妙又优雅,也不知道是哪个“歌唱家”在“演唱”;“叽叽喳喳”的声音很平凡,很像我们班的女同学聚集在一起。但在大自然中、生活中这种声音都不可缺少,难道不是吗?麻雀也有歌唱春天的权利。

最受百姓欢迎的就是象征吉祥、福气与美好的花喜鹊了,谁家房顶一大早喜鹊喳喳叫,定有喜事要来到。喜鹊栖息的树高大繁茂,它是树林里无数个“小家庭”的吉祥鸟,更像是守护神。或许听的“喜鹊登枝”喜事临门的故事

太多了,我的目光总是追随着喜鹊,希望喜气降到自己头上。

树上的村庄,住着幸福的鸟儿们。山间的村庄,住着我那些一生勤劳的父辈。他们也和辛勤的鸟儿们一样,过着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生活。

时光变迁,山间村庄的年轻人像一只只鸟儿一样飞出了大山,到城市森林里艰辛觅食。只有要过年的时候,一部分“候鸟”才飞回到父母身旁,在村庄享受了短暂的天伦之乐后,又飞出大山,为自己在城里建造的“鸟巢”奋力拼搏。也有一部分折了翅的鸟儿,从外地飞回村庄疗伤。此刻,村庄是他们温暖的港湾,充满爱与包容。我从小就想做那只花喜鹊,渴望出人头地,渴望步步高升,也渴望成为护卫村庄的吉祥鸟,成为父母的福气。在困难的时候,我就

想想儿时常常驻守仰望的树上的村庄,那片鸟儿的天堂,是我生命中唯一一方净土。

母亲说,我每次回到村庄家门口总会有花喜鹊来报信儿。喜鹊和那些各种鸟儿,都深深地嵌进我的生命里。我纵使在外面的世界历尽艰辛,仍愿保持初心,像鸟儿们一样保持歌唱和快乐。二十年过去了,我很高兴还能看到那些鸟儿住在属于它们的“村庄”里幸福生活,一如既往地快乐与纯粹。其实,我与村庄里的每个人,何尝不是和住在树上村庄的鸟儿一样?我们每个人都肩负着使命,都心怀感恩,每天都想尽办法让心灵洒满阳光,让思想与心胸开阔明朗,让意志更坚定,让前行的步伐更加沉稳轻快……我们都像鸟儿们一样,为了活着,为了理想,敢于飞翔!